

余聽鴻醫案



62
Y61

清 余聽鴻 著

余聽鴻醫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余聽鴻醫案

清 余聽鴻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3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 8/32 版面字数52,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統一书号 14119·1083 定价(十) 0.40 元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余景和，字聽鴻，清末江蘇宜興人（一八四七——一九〇七）。少年時因家貧廢讀，在孟河藥店裏當學徒，得暇自習醫書，潛心探討，數年後，偶然給人治愈危症，更刻意奮勉。那時有當地名醫費蘭泉見之，欲收爲門弟子，便棄所業從之，學成返家，不卽以醫爲業，後來有友招往常熟治愈了危症，醫名大噪，纔允許留居其地開業，這時已四十歲了。他的行醫，凡貧苦人求診，不但不受酬，而且賙濟藥資，遇危急病症，常忘却己事，整天的撫慰存問病者，而不厭倦。所著有傷寒論翼註、外證醫案彙編（我社已出版）及改用今名校印的原書診餘集。

作者是近代內外科名醫，此書所載，大部份屬於內科範圍，爲其手錄治愈的大症及疑難雜症，兼及平日得之師友間的治驗。其好學深思，專精業務的堅毅精神，在他樸素敘述的各案治療經過中，可以領會得到。他在處理各種病症時的就證候揣摩病理，而作出適應機轉的治療方法，很多足以啓發臨床上靈悟通變之處。又可從他的豐富經驗中，歸納出幾種難症、重症的治療規律，例如：治痿症須掌握着屬乾屬濕兩個辨治綱要；治黃疸用發汗攻下法者，百不得一，應知所戒慎；治脹病不得先用攻下破氣之類。至於他所揭示「治外科必須通內科」和「凡謂仲聖法能治傷寒不能治調理症者，門外漢也」的主張，正是從他生平所擅長治驗中得來的結晶語，而自有它的正確性，值得尋味。

本書原名診餘集，初印於公元一九一八年，後經重印，流傳不廣。茲據海虞寄舫初印本重加校勘排印，除極個別無必要保留的病案及可省去的序文外，不作較大改動。

序

予聞聽鴻先生名，自游學孟河時。厥後拜讀所註傷寒論翼及外科醫案兩書，始得窺先生所學。歲辛亥，繼鴻世兄又以其先人遺著診餘集相示。以余之陋，所見醫案亦數十家，類皆羅列羣方，而略藥物重量與其劑數，卒無如先生所爲書者，反復低徊，如獲鴻寶，遂徹夜竟讀之。先生爲費公蘭泉高弟，費通百氏，學有淵源。抑予所佩羨於先生者，不僅於所學，且於其所受學。集中所載王九峰、馬省三、費士源、賈某、沙某，皆前輩中最著者。清道咸間，孟河醫學最盛，諸前輩治醫，恆窮年兀兀，刻苦自勵，以故能卓然成家，舉世稱道之，後學矜式之。今亡是矣。古之聞人，嘗不憚間關跋涉，求勝己者而師事之。昔丹溪謁羅太無，太無倨甚，數謁不見，至冒風雨拱立於其門，卒至盡得所學以歸。是故醫學者，非可閉戶造車者也。吾儕苟不能自得師，徒勞皓首耳。後之讀是集者，苟得先生所得，斯先生爲不朽矣。甲寅秋，繼鴻世兄索序於余，因就所欲言者，書而歸之。武進後學逸山薛元超拜撰。

序

余外舅聽鴻先生爲醫數十年，有等身著作，本編獨未刊。中所有者，雖寥寥短章，殆集衆長，所謂取諸人以爲善者也。人言先生操業，不斷之於報酬，以爲藹然仁者。不知以術濟人，其範圍猶狹，著書立說，使後之學者，知所折衷，其爲仁乃大也。元彥丁年荒嬉，虛糜歲月，不獲負劍辟咡，親承教誨。今者謬膺診務，閱歷略廣，而所學乃益形不足，獨居深念，輒凜虎尾春冰之懼。而先生則已爲古人，僅得於遺編尋繹緒餘，不及親炙，是可憾也。家大人嘗詔元彥曰：汝曹不知爲學之甘苦，以有蔭庇也。吾與汝岳皆以亂離之餘，憂憂獨造，憂患人事，百端紛集，而卒底於成。然自古之有成者，罔不如此，不獨醫道爲然。而蒙蔭庇者，輒終身不聞道，可知蔭庇之不足恃也。退而自維，彌復自疚。而於外舅之爲人，乃低徊往復，不能去懷，不獨於其書珍惜有加也。內兄繼鴻將以付梓，余亟慫恿之，固欲以永吾外舅之手澤，而亦願使天下人共見之。書之傳否，所謂文章公器，非戚族阿好所能左右。惟讀是編者，知先生之用心，因知爲醫之當潛心研求，不因人事紛擾而中輟，不故步自封，而樂取於人以爲善，則先生爲不朽矣。醫仁術也。然非操此業者之爲仁，乃能孳孳爲學，自立立人之爲仁。孟子謂函人仁於矢人，其實今之爲醫者，不免以函人而爲矢人之事。因於此書之付梓，謹述庭訓所聞，及元彥對於是書之感想，以就

余聽鴻醫案序

正於世人之嗜此編者。戊午孟冬子壻丁元彥謹識

目錄

關格	一
關格兼痿	三
痿	四
虛脹	六
腫脹	九
濕溫	一一
呃逆	一二
暑風痙厥	一三
暑溫	一四
暑犯厥陰	一五
戰汗	一六
冬溫咳痰	一七
濕痺	一八
久痛入絡	一九
戴陽	二〇

脫症	二一
陰陽並脫	二二
上下並脫	二三
虛斑亡陽	二四
陰斑瀉血	二六
陰斑熱陷	二〇
腹痛肝厥	三一
症犯厥陰	三二
厥陰傷寒	三三
痙厥	三四
食厥	三五
氣厥	三五
肝陽吐血	三六
膽汁不清	三七
熱極似寒	三八

熱深厥深	三九
嘔瀉虛痞	四一
結胸	四二
黃疸	四三
脾泄	四四
濕聚便血	四四
便血傷脾	四五
不食不便	四六
大便秘結	四七
小便癰閼	四八
遺精	四九
男子陰吹	五〇
脫肛奇治	五〇
溫補成消	五〇
食參目盲	五一
藥積	五二
陽虛目疾	五三

膈内生蟲	五三
桃葉吐痰附瘡案	五五
尸厥	五五
祟病	五六
遊魂	五六
子痢	五七
胞阻	五八
胞壓膀胱	五八
胎前吐瀉	五九
滑胎	六〇
產後咳痢	六一
產後中暑	六二
產後氣脫	六二
產後血脫	六三
產後血暈	六四
產後洩難	六四
血分	六五

黃帶	六六
陰癢	六六
小兒初生撮口	六七
骨槽風	六八
瘰癧	六九
時毒	七〇
齒衄	七二
舌瘍	七三
咽喉	七四
發背	七七
流痰	七八
脇癰	七九
肺痿	七九
肺癰	八〇
痞積	八三
胃癰	八四
肝癰	八五

腸癰	八六
腎俞發	八八
懸癰	八九
痔漏	九〇
前陰	九一
截臂	九一
額上生蟲	九二
菖蒲根洗痔	九三

余聽鴻醫案

清 荆溪 余景和 聽鴻 著

關 格

琴川趙姓女，年十九，面色如常，毫無病容，脈見左弦右弱。余曰：木強土弱，肝木犯胃尅脾，飲食作吐否。其父曰：然。即進疏肝扶土降逆之劑。明日又至。其父曰：昨日所服之藥，傾吐而盡。余即細問其病之始末。其父曰：此病有一年半矣。余曰：何不早治。其父曰：已服藥三百餘劑，刻下只能每日飲人乳一杯，已月餘未得更衣。余乃細詢其前服之方，皆進退黃連湯、資液救焚湯、旋覆代赭湯、四磨飲、五汁飲、韭汁牛乳飲，俱已服過。又云：不但服藥，而川鬱金磨服已有三斤，沉香磨服亦有四五兩。余曰：今之鬱金，實即菝葜之子，大破氣血。伽南香雖云理氣，其質是木，有氣無味。二味多服，津液愈虧，胃汁愈枯，臟腑日見乾澀。此乃雜藥亂投，大傷津液而成關格也。余細細思之，取大半夏湯加淡菝葜、懷牛膝、金匱腎氣丸絹包同煎，以取半夏之辛開滑降，甘草、人參生津養胃，生蜜甘潤，甘瀾水取其引藥下行，增肉菝葜之滑潤腸腑滋膏，牛膝之降下而潛虛陽，再以金匱腎氣丸溫動真陽，雲蒸雨施，藉下焦之陽，而布上

焦之陰。服後仍傾吐而盡，余頗焦灼，問曰：人乳何以飲？其父曰：一杯作四五次方能飲盡。惟金匱腎氣丸乾者三四粒亦能下咽。余曰：得之矣。將原方濃煎，或置鷄鳴壺內，終日燉溫，頻頻取服。令病人坐於門前，使其心曠神怡，忘却疾病之憂。將腎氣丸四錢乾者，每次三四粒，用藥汁少些送之。一日夜盡劑，就余復診。余曰：別無他治，仍將蜜作腎氣丸乾嚥，以原方藥汁送之。服三四劑，忽然神氣疲倦，面色轉黃，一月餘未得更衣，忽下燥糞兩尺，臥床不能起矣。舉家驚惶。余曰：下關雖通，上關仍閉，飲食仍不得下，幸而乾者能嚥，尚有一線生機。將腎氣丸四錢，和入蒸飯四錢搗丸，將前方去菰蓉、牛膝，遵前法漸漸吞之。後仍前法再加蒸飯四錢，照法吞之。數日後，胃得穀氣，食管漸潤。腎氣丸每日加服一錢，漸加至飯三四兩，皆用大半夏湯吞之。後以飯作丸，用清米飲吞之。一日能進飯丸四兩，再食以乾飯。上格已開，腑氣亦潤，後用潤燥養陰之品，調理三月而愈。所以仲聖之法，用之得當，如鼓應桴。人云仲聖之法能治傷寒，不能治調理者，門外漢也。關格皆屬津枯，倘用香燥以取一時之快，此乃暗藏利刃，殺人於無形之地耳。余於此症，焦勞兩月，始能治痊，亦生平一快事也。

琴川東周墅顧姓，年三十餘，素性好飲縱慾，腎虛則龍火上燔，嘔血盈盆，津液大傷。他醫以涼藥遏之。後年餘，大便秘結，匝月不解，食入即嘔，或早食暮吐。又經他醫投以辛香溫燥，嘔吐更甚。就余寓診。余曰：大吐血後，津液已傷，又經辛香溫燥，更傷其液，肝少血養，木氣上犯則嘔，腸胃乾澀，津不能下降，則

腑道不通，故而便堅陰結也。即進進退黃連湯，加茯苓、枸杞、歸身、白芍、沙苑、菟絲、柏子仁、麻仁、牛膝、肉桂、姜、棗等溫潤之品。服四五劑，即能更衣，其嘔亦瘥。再加鹿角霜、龜版膠，又服二十餘劑，乃痊。至今已八年矣。或有發時，服甘溫滋潤藥數劑即愈。此症如專以香燥辛溫耗燥津液，關格斷難復起。汪訥庵曰：關格之症，治以辛溫香燥，雖取快於一時，久之必至於死。爲醫者當如何慎之。

關格兼痿

庚午，余治琴川孝廉邵君蔓如，生平嗜飲過度，且有便血證，便血甚多，始則飲食漸少，繼則四肢痿軟，後即飲食不得入，手不能舉，足不能行，邀余診之。詢其顛末，每日只能飲人乳一杯，米粉粥一鍾而已。看前醫之方，皆服芳香溫燥。診脈弦澀而空，舌津燥。余曰：此乃血不養肝，津液乾澀，食管不利。夫格症皆屬津枯，剛燥之劑，亦在所禁。痿屬血少，不能榮養筋絡。多服燥烈芳香，胃汁枯，津液傷，痿症已成，格亦難免。即進以養血潤燥之品。服五六劑，格症漸開。余思草木柔潤之劑，難生氣血，亦不能入絡，因其好酒，便血太多，後起此症，即進以血肉有情之品。虎骨、鹿骨、龜版等膠，牛筋、蹄筋、鹿筋、羊脛骨、鷄翅及茯苓、線魚膠、枸杞、歸身、巴戟、猪脊筋大隊滋補重劑。服十餘劑，關格大開，漸能飲食，手足痛勢已舒，手略能舉，步稍能移。後即將此方加羊腎、海參、淡菜共十七味，約四五斤，濃煎收膏，服四五料，步履如常。

飲食亦復，手亦能握管矣。古人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言洵不誣也。

痿

琴川小東門王姓，年約十七八，素有滑泄遺精，兩足痿軟，背駝腰屈，兩手扶杖而行，皮枯肉削。彼云：我有濕氣，已服三妙湯數十劑，罔效。余曰：瘦人以濕爲寶，有濕則肥，無濕則瘦。觀其兩腿大肉日削，診脈兩尺細軟。難經曰：下損於上，一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其腎者益其精。如再進苦燥利濕，陰分愈利愈虛，兩足不能起矣。進以六味地黃湯，加虎骨、龜版、鹿筋、菴蓉，大劑填下滋陰。服十餘劑，兩足稍健。再將前方加線魚膠、鹿角霜等，服十餘劑，另服虎潛丸，每日五錢，兩足肌肉漸充，步履安穩。

治痿諸法，證治準繩各書，言語甚爲紛繁。以余思之，用法當簡，惟乾濕二字足矣。如花卉菜蔬，過濕則痿，過燥則痿，人之痿而不振，亦惟乾燥二字盡矣。看痿之乾濕，在肉之削與不削，肌膚之枯潤，一目了然。如肉腫而潤，筋脈弛縱，痿而無力，其病在濕，當以利濕祛風燥濕。其肉削肌枯，筋脈拘縮，痿而無力，其病在乾，當養血潤燥舒筋。余治痿症甚多，今憶兩條，未嘗不可爲規則也。治翁府船夥錢姓，至上海驟然兩足痿軟無力，不能站立。就診於余，診其脈帶澀兼數，按之數更甚，口中臭氣不堪，小便短赤，莖

中澀痛。問其上海宿妓否。答曰：住宿兩宵。可曾受濕否。曰：因醉後在船篷上露臥半夜，即兩足痿軟，不能起立。余見其兩足微腫，捫之微熱。余曰：此乃酒濕之熱內蒸，露濕之寒外襲，化熱難出。又房事兩宵，氣脈皆虛，濕毒流注於經絡。即進以萆薢、豬苓、赤苓、澤瀉、薏仁、木通、黃柏、牛膝、土茯苓、丹皮、草梢、桑皮等，服三劑，兩足漸能起立。後以北沙參、麥冬、石斛、薏仁、甘草、茯苓、萆薢、牛膝、知母、黃柏、桑皮、桑枝等，再服四五劑，步履如常。此治濕熱流注之痿也。又治一乾痿，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程筠章，自四月寒熱，經他醫治至九月，先以牛蒡、豆豉、枳殼、厚朴等，至夏以藿香正氣之類，至秋以厚朴、枳殼、赤苓、腹皮等，均係燥濕淡滲之品，服百餘劑，以致遍身肌肉削脫，筋脈拘攣，四肢拳縮不能伸，手不能舉，足不能立，十餘日未能飲食，月餘不能更衣。王姓醫仍進以香燥淡滲。後邀余診，見其口唇上吊，齒露舌乾，不能吸烟，烟膏從齒縫中吞之，飲以稀粥，噎而難入，匝月不更衣。衆皆謂不起之症。余笑曰：此症最易治，斷不死。衆問故。余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者益之，燥者潤之。當先用老肥鴨一隻，水海參一斤，猪蹄一斤，三物用大沙罐煨之糜爛，以布濾去渣滓，吹去油質，將此汁加以葱薑汁少許，醬酒和好燉溫，隨其量飲之。使其食管腑道潤滑，再論服藥。依法製服，飲之數日，似乎喉間稍爽，能下稀粥。再以大劑虎潛法去鎖陽，服四劑，其熱已平。再立一方，熟地一兩，淡苳蓉五錢，牛膝三錢，龜版一兩，虎骨五錢，蹄筋五條，麥冬五錢，石斛五錢，陳酒二兩，芝麻五錢，煎濃汁飲之，以鴨肉、海參汁助之。服十餘日，大便更燥。

矢數尺，胃納漸醒。服至四十天，肌膚潤滑，兩足漸能起立行走。服至百餘劑，胃氣大甦，兩手漸能舉矣。後調理二百餘天，手指仍然無力，尙不能握管作小楷，肌肉雖充，肢尙少力。今已七年，尙未復元。如不以大劑滋潤，藉灌溉之功，此症不死何待。服燥藥百餘劑，滋膏竭盡，醫家病家，兩不醒悟，豈非奇聞。余將痿症之乾濕兩條，錄之以質高明，未識然否。

虛 脹

朱雲卿，洞庭山人，年三十六七，在琴川老吳市典爲業，有氣從少腹直衝胸膈，腹脹如鼓，堅硬臍突，屢服檳榔、枳殼、五皮等消導剋伐之品，愈服愈脹，匝月未得更衣，兩足漸腫，小便不爽，面上色澤漸枯，胃氣日憊，欲回籍袖手待斃矣。吾友松筠張君，偕至余寓就診。余曰：脈遲澀而肌膚枯黯，腹硬而堅，不得更衣，此乃衝任足三陰肝脾腎陽虛，陰氣之所結也。衝脈起於氣街，挾臍而上。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上關元。足三陰之脈，從足走腹。衝脈爲病，氣逆裏急。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肝脈爲病，有少腹腫滿。少腹氣衝於上，此乃衝疝之類也。陽氣虛不能運行，陰寒之氣，蟠結於中，結聚不消。況下焦陰氣上升，非溫不納。中宮虛餒，非補不行。投以東洋參、白朮、鹿膠、附、桂、茴香、巴戟、菴蓉、枸杞、菟絲、薑、棗等溫補滑潤之品。服一劑，脹更甚。余曰：此氣虛不能運藥也。若更他法，則非其治。強其再服一劑，脹益甚，且

氣阻不爽。余再強其服一劑，忽然氣從下降，大解堅糞甚多，其腹已鬆，氣歸於少腹角，一塊如杯。余曰：當將此方購二十劑，煎膏緩緩服之。服盡而愈。所以治脹病當分虛實臟腑爲最要。此症若疑實脹，投以破氣攻伐，斷無生理矣。然不能辨之確，斷之的，見投劑不效，卽改弦易轍，有不致債事者乎。故治病以識症爲第一。按此脹屬肝脾腎。

常熟西門俞義莊俞濂洲先生之少君瑞舒世兄，年二十三。四時正酷暑，邀余診之。腹脹如鼓，足腫臥床。余問其病由，素有便血症。按脈極細，小便短赤。余曰：此乃久痢便血，脾腎兩虛，土敗之症也。觀前醫之方，大約檳榔、枳、朴、五皮、香砂、苓、瀉之類。余曰：此症非大用溫補助火生土，斷難有效。使其向虞山言子坟上取黃色泥土百斤，將河水攪渾澄清，煎藥炊茶煮粥，均用此水。若水盡再換泥一石，攪水兩石，用盡再換，取土可補土之義。進參、朮、附、桂、補骨脂、益智、黃芪、枸杞、巴戟、杜仲、熟地等大劑。腹上繫繩緊束。服大補藥三劑，以繩驗之，約鬆三指許。後余恐其太補，方中稍加枳殼，所繫之繩，仍緊如故。以此驗之，破氣之藥一毫不能用也。專以溫補大劑，服百餘劑，其脹已消，約用去熟地四五斤，參、芪各四五斤，杞、朮等稱是。起床後服金匱腎氣丸並補劑而痊。至今六年，惟行路常有氣喘耳。下焦之虛，不易填也。按此脹屬脾腎。

常熟青果巷吳鑄菴先生，年五十餘，平素有便溏，清晨泄瀉，後腹脹臍突，腰平背滿，囊莖腿足皆腫，兩